

〔清〕唐岱 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绘事发微



〔清〕唐岱 著

绘事发微

乾隆重印本

校点：韩秀凤
复校：张振华

绘事发微

〔清〕唐岱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872 弄 33 号)

责任编辑: 曹 齐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艺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28,000

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8,100

著者事略

张庚《国朝画征续录》卷上

唐岱，字静岩，满洲人。内务府总管。工山水，用笔沉厚，布置深稳，得力于宋人居多，能品也。值候内廷，今上赏之，蒙恩品题最多，诗载《乐善堂集》，恭录《题千山落照图》一章：「我爱唐生画，屢索意未已。昨从街市中，购得澄心纸。好趁静室闲，为我图山水。著墨浓淡间，万壑秋风起。水亭跨明波，磴道延步履。斜阳映天末，咫尺有万里。暝对意弥遥，烟浮暮山紫，位置倪黄中，谁能别彼此。」恭读一过，足以得其画之佳致矣，而暝对两言，神味清查，更可想是图落照之妙。又有周鲲，善山水，余省，字曾三，善花鸟，与岱同值内廷，其画皆藏《石渠宝笈》。《乐善堂集》有题郎世宁写生，题穆僖《松石长春》、《松亭云岫》等图，两人笔墨未之见，附记其名访之。岱弟子陈善，大兴人。山水多焦墨，丘壑亦深邃。

书 评

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三

绘事发微一卷

清唐岱撰。岱字静岩，长白人。

是书凡二十四篇。一、正派；二、传授；三、品质；四、画名；五、丘壑；六、笔法；七、墨法；八、皴法；九、着色；十、点苔；十一、林木；十二、坡石；十三、水口；十四、远山；十五、云烟；十六、风雨；十七、雪景；十八、村寺；十九、得势；二十、自然；廿一、气韵；廿二、临旧；廿三、读书；廿四、游览。虽多言作法，而通体论列与《山水纯全集》同，故仍列入此类。静岩为麓台弟子，故卷首正派一篇谓：画家如儒家有道统，而斥戴文进、吴小仙辈为非正派，无门户之见。其余所论，浅显易知，颇便初学。至笔墨蹊径，颇类「纯全」，论议中亦多推演「纯全」之说，乃其《读书篇》中列举学者应读之书，而独不及「纯

全」之作。文人因袭，往往讳所自来，不谓静岩亦染斯习也。

季海按：《读书篇》明云：「不下数十种」，而所列止十余种，以待学者隅反而已。书后即附「宋韩拙论古今学者」，是注所出一《山水纯全集》，乃云：「讳所自来」，余氏读书得间，不觉言之少过耳。

绘事发微序

夫物之量也有差，而天之生物也无差。四时寒暑之递变，飞潜动植之异类，毫忽锱铢而算之，妍媸大小而别之，若造物者之有意焉。为是也，其劳矣，使人之弱者与健者趋则不能接踵而前。横目贝齿，垂手骈足，筋之束骨之络，血之通润以活，其体同，其趋之不齐者，何也？风之怒号，可以摧木；淡淡宕宕，习习悠悠，不闻鸣条。其势殊，其吹焉则是矣。古之以画名不一人，人不一家。后之规前，前者必轩乎后。及其至也，则有迈前人而迥出者。如是而神、而妙、而能，历代叠出，并传不悖。盖其量有差，满其量，相与于无差之天矣。静岩是编，升堂入室，其论已微。分条析缕，其心已苦。纘前绪以开来兹，其意已殷。孟子曰：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」静岩之论也，非量也，吾得而知之也。又曰：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」静岩以不论论之也。量也，吾乌得而知之乎？

乾隆四年岁在己未五月八日慎郡王题

绘事发微序

画为六书之一，象形是也。而形者必藉于无形，故同是山也，水也，石也，林木也而工拙殊。同一工也，而法派异。有形者易肖，无形者难知。所以画工如毛，而名家者不世出。唐子静岩，长白功臣裔也，世其爵，任骁骑参领。思得其一水一石，而虚怀莫遂者众矣。海内良画师，皆以为不愧夫名家者也。余两罢郡守，俱以恩命入役殿廷。睹所作，窃叹其工，人所拙能肖迹。惟法乃能通神，其泼墨命意，岂可得而形求也哉？一日，出其所述《绘事发微》一册示余。读之令名山大川，跃跃欲出肘腕。盖法无形也，而缕析之，若悬象之著于霄。形无形，无形形矣。微之所以显乎。后之学者，循是以往而不克名其家者，未之有也。虽然，非有会心于其微焉，则亦徒有是书耳。惟微无形。山也，水也，石也，林木也，形也。山、水、石、林木之形具，而曰非山、水、石、林木，可乎？然则是固不可以几此，况其非乎？则今之形，是其山、水、石、林木者，固不可与读是书，而于山、水、石、林木

之形之外，求山、水、石、林木者，尤不可与读是书也。吾将与什袭藏之，以待夫可与读是书者矣。

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五月既望长沙陈鹏年题于燕山寓庐

叙

国家当奕叶重光之后，云星烂陈，河海清晏，草木向荣，鸟兽咸若。一时之学士大夫，乐观大化之成。兴寄所至，形为图绘，有笔歌墨舞之趣。此固其人之好古深思，心知其意，亦以见国家之盛，诗书礼乐之泽之所涵濡而沾溉者固若是其宏且远也。自余官京师三十余年，值四方无事之日，天子垂裳，群工奏绩。余以弩钝下材，得优游词垣，绘事自娱。赵董二文敏，胥吾师也。顾余生也晚，时时有不见古人之恨。长白唐静岩先生与余夙称同嗜，每一命笔，辄具体古人笔意，又时时有古人不见我之恨。先是，先生有论画书未脱稿，余屡索之，不可得。今岁之春杪，余以休沐余闲，相从竟日，极论画理。先生书适成，乃亟取展读，则荆、关、董、巨诸家所为得意磅礴、妙绝今古者，俱一一浮动于楮墨之间。异哉，先生之论画，一至此乎！曩从先生阅唐氏家乘，其先赠光禄公，从戎辽左，有择主之明，有先登之勇，有死事之烈。先朝特授世爵，子孙罔替，典至渥也。光禄公丁逆藩之变，出师

汉中，力守危城，百二山河所恃以按堵无恐者，皆公力也。先生振其家声，克绍云台烟阁之烈。我国家亲臣、世臣之选，舍先生奚属哉？乃余接其人，惧然若不胜衣。聆其言，呐然如不出口。酒后耳热，泼墨淋漓，气韵生动。又能直追所见，撰述成书。右丞所云夙世词客，前身画师者，殆其是乎？余尝观史传所载，凡一代帝王之兴，必有命世之人杰，为之奔走御侮，以成摧陷廓清之业。迨阅一再传其后人，不克光大前人之绪，下者怙侈蔑法，上者相与出入班行，享庸庸之福而已。如先生者，求之史传诸勋旧子姓中，殆未能概见也。两光禄以忠顺勤劳，并著经纶之会。先生以清和淹雅，独擅笔墨之华。盖能世济其美者矣。国史家传，辉煌后先。余用是叹唐氏之世不乏人，而我国家景运之隆、文治之洽，所以媿唐虞，而下轶殷周者，其在斯乎，其在斯乎！是为叙。

康熙丁酉八月朔双鹤老史沈宗敬题

序

余表弟唐子毓东所著绘事录，余读未竟，惆怅神怡，若寓之于目，得诸心而应乎手也。善哉，唐子之言乎！余于画无所能，尚为之情动，况有识者耶？因思：夫人习其事，未得之所以然，而漫举以告人者，妄也。知之而秘其传，不公之于世者，吝也。公其传而不考诸古以为证，或泥乎前人之麝狗糟粕，而无所心得，以发人神智者，亦陋也。唐子以世家望族，善读书，自幼留情染翰。王麓台先生见而赏之，授以笔法，画日益工。悯世之不得夫正传也，为详载其用笔墨之法，山川、风雨、人物、天地间之有形有色，无不毕具。至于学问性情、气韵变化之神妙，亦曲达其精奥。昔人云：「画为无声诗。」今唐子是书，不复为有声之画乎？书例以所心得者，条列于前；博采昔贤名论，附之于后。旁引曲喻，及于诗学、书法，上溯夫孔、孟、程、朱道统一贯之传，其旨远，其辞纯，惟其浸淫于卷轴者深，故其发越，非徒欲以画家名世也。是书传，其赖以不朽者，何多幸矣！

中国画学丛书

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既望阿金题

绘事发微序

夫画，一艺耳。苟学之有得，每不能自己，而积习在焉。王右丞诗云：「夙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」此之谓也。学者能勿忘勿助，历尽阡奥，则琴师之琴、冶工之冶，尚可以仙。艺成而下，即道成而上矣。圣贤之游艺，与夫高人逸士，寄情烟霞泉石间，或轩冕巨公，不得自适于林泉，而托兴笔墨，以当卧游，皆在所不废。世之传画，良有以也。余幼赋性疏野，读书之暇，有志画学。既壮，念先世从龙御侮，受恩深重，思及时有所建白。迨两试不售，身膺武职，从军塞外，万里奔驰，而未获报称，归即益潜心此道，今三十余年矣。昔人学书而池水尽墨，画被至穿，读书而三年不窥园，燃柴映雪以终夕。今予一官白首，虽不敢追踪往古，而日事翰墨，未尝少倦。惟恐学之日短，空自成癖，因举画中六法三昧，前人言而未尽者，以至于山水根源、阴阳向背、丘壑位置、用笔用墨、皴染着色种种诸法，略抒管见，以志一得。然言之无文，恐不足为斯道一助，要亦见余之数十年中，积习未忘，有不能

中国画学丛书

自己者如此云。

康熙五十五年岁次丙申十月朔静岩唐岱自序

目
录

正派 品质 丘壑 墨法 着色 林木 水口 云烟 雪景 得势 气韵

绘
事
发
微

传授 画名 笔法 皴染 点苔 坡石 远山 风雨 村寺 自然 临旧

读书

游览

附

唐王维山水诀

宋李成山水诀

宋郭思论画

宋张怀论画

元黄公望写山水诀

元汤垕论画

明董其昌画旨

五代荆浩山水赋

宋郭熙论画

宋韩拙论古今学者

元赵孟頫论画

明屠隆论画